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至
五

詳校官中書 臣 葉元符

員外郎 臣 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 臣 倉聖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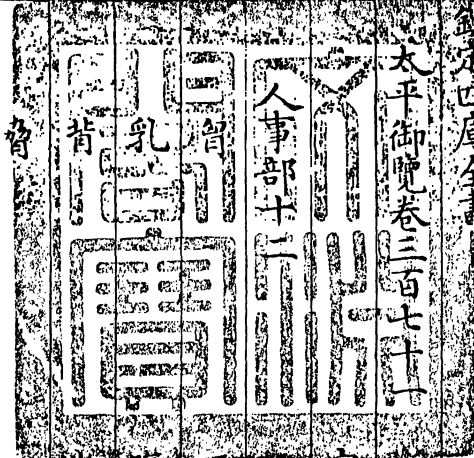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主事 臣 張培

謄錄監生 臣 陸費盤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膈

腹

脊

肋

臍

腰

胷

說文曰膺胷也臆胷骨也

廣雅曰臆膺胷也

釋名曰胷猶啞啞氣所衝

啞許江切

左傳僖下曰魏犇執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

春秋演孔圖曰孔曾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春秋後語曰荆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射漢王中胸高祖詐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莽好反膺高視

京房易奴占曰人生子有二胸民謀其主

帝王世紀曰禹母吞神珠胷圻而生禹

淮南子曰文王洿膺

南州異物志曰獠民亦謂文身國刻其胸前作華文以為飾

山海經曰結胸國為人結胸

郭璞注曰臆前突出如人結喉

貫胷國為

人胸有竅

世說曰王孝伯問王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忱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
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
雍曾語曰有頭為佳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無亦佳言
畢遂死

志怪集曰石季倫母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
入臨殯便見鬼攘臂打搥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
披冑陷之此人即應鑿而倒人便去得病半日死故世
間相傳不宜當棺由戎所見

膈

說文曰膈心上膈也

釋名曰膈塞也膈塞上下使不與穀氣相亂

世說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至齊督郵言至膈上住

乳

廣雅曰漣

音謂之乳

說文曰漣乳汁也

通俗文曰乳病曰疝

音丁故反

河圖曰蒼帝并乳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為含良蓋法酒旗市恩舒

明

宋均曰乳酒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為乳母也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李善本濟陽李元家奴元遭病死
惟有孤孫續有貲千萬奴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夜

抱續逃瑕邱界親自哺養乳為生潼遂至成長

吳書曰潁川馮熙使魏辭意不屈魏留之熙懼見迫乃引刀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門

後漢書曰朱循之為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為頡所擒

又曰昭成皇帝諱什翼卧則乳至席

齊書曰太祖母陳皇后生太祖二年乳人之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乳遂大出

淮南子曰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山海經曰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遂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臍為口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
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

皇主祭祀者齋戒不嚴時則女人見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攻郡常着金揜蹤屐戰退輒張帷幙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史吳郡陸膺平之

王子年拾遺錄曰無老國其人皆千歲百歲一老齒落髮禿又年少嫗者乳養還復若幼稚

神仙服食經曰仙藥有陽丹陰丹陰丹婦人乳汁也婦人十五已上下為月客有身月客絕上為乳汁

養性經曰乳者意之府也

世說曰武子丞肫肥美異常味武帝怪問何由乃爾云
以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以飲食未畢便去

異苑曰賈充妻郭氏為人凶妬生兒犂民年始二歲充
外入就乳母抱中鳴撮郭遙見謂充愛乳媪即殺之兒
恒啼泣不吃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唐新語曰韓思彥以侍御史巡察于蜀成都富商兄
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累年不決思彥推案數日令厨

者奉乳自飲以其餘賜爭者竊相語遂號哭攀援不解
俱言曰侍御豈不以兄弟同乳母耶悲號不自勝請同
居如初

相書許負曰乳間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
腹

說文曰腹厚也

釋名曰腹複也富也腹胃之屬已自裏盛復於外複之
其中多品似富也自臍以下曰水腹水洿所聚也

又曰少腹少小也比臍以上為小也

易說卦曰坤為腹離其於人也為大腹

尚書盤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左傳宣十三年傳曰楚子圍蕭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於眚井而出之

國語曰叔魚牛腹其母嘆曰必以賄死

史記曰薄姬曰昨夜夢蒼龍據妾腹帝曰此貴徵也吾

為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伍子胥索載而出昭闕夜行
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
吹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閭閻為伯

東觀漢記曰光武降銅馬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上
勅賊各歸勒兵上輕騎入賊營賊曰蕭王推心置人腹
中安得不投死

又曰帝問東平王蒼在家何等最樂對曰為善最樂後

詔與諸國述之曰王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為郡門幹良儀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刻腹引出肝腸示禮赤心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眠卧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之曰吾以邊為姓先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慙

魏志曰管輅弟展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
輅長嘆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克見
女嫁男娶吾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明年
四十八卒

吳錄曰丁固夢腹上生松趙達謂之曰松字十八公後

果然

夢門
已具

齊書曰高帝為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常帥

數十人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於
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動歛袂曰
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弮
而一箭便死後無可復射不如髀射之乃取髀箭一發
即中帝臍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如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佛圖澄腹旁有一孔常以
絮塞之每夜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當天時
平旦至流水側復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

內腹中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又曰聖人為腹不為目

莊子曰夫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唐子曰人君以江海為腹山為面如此則下不知其量
畏而懷之

帝王世紀曰紂刳孕婦之腹中以觀其胎

吳越春秋曰子胥鞭平王屍三百右手決其目左足踐

其腹

京房易占曰人生有二腹其國分

王子年拾遺錄曰孫策每夢腸出委地有神女夜來為其收內腹裏云必生才雄之子方興吳國神女負策母繞吳昌門三匝曰當賜爾此土鼎足于天下

談數曰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盡盜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世說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腹中書耳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賓客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為酣暢其夜醉眠張常飲此酒眠輒使人左右轉側其夜客別忘勅左右而左右依常為張公轉側至明起友人猶不起視之酒果穿腹流床下滂沱

又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慰彈碁局曰何乃詢

吳人以冷為詢或作淘音與鄭相近

劉既出人問見王公

如何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吳語耳

又曰郗太尉在京日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曰君往東廊下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皆可喜聞某來覓女壻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牀坦腹而食如不聞郗云正好比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之

俗說曰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答此中洪洞容卿等數百人

背

說文曰背脊也

釋名曰背陪也在後稱也

廣雅曰背謂之骹背比也

左傳莊公曰齊襄公田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刳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

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史記曰婁敬說高祖曰夫與人鬪不搯其亢

張晏曰亢喉嚨也

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說之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上患吳會輕悍無壯王鎮之乃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高祖召濞相之

曰爾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帝後五十年東南有亂
豈非若耶天下一家慎無反渾頓首曰不敢

又曰武帝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起更衣子夫侍尚
衣軒中得幸還坐忻甚賜平陽王金千斤主因奉子夫
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撫其背曰行矣強飲勉之即貴願
無相忘元朔元年生男懷遂立為皇后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伍子孚怒董卓亮毒乃朝服懷刃
見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刃刺之

不中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殺乎

魏畧曰孟達降文帝乘小輦執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玄德刺客耶

又曰太祖丁夫人養劉夫人子脩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踞機如故太祖拊其背曰願我共載歸乎夫人不應太祖却行戶外遂不應太祖曰真決矣遂與之絕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常輕蒙
蒙問肅君受重任與雲長為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
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一家而雲長實熊
虎因為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
不知卿才畧所及於此

車穎秦書曰苻堅生肩背赤色隱起狀若篆文苻因為
苻氏

又曰堅背文曰草付之祥因為苻氏

唐書曰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針灸之所

又曰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為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衡俱免

尸子曰醫均者秦之良醫為宣王割痤為惠王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謂均曰背非吾背也子製焉醫均善治疾張子委製焉夫為身與國亦由此必有所要製然後

治矣

均音叩

孔叢子曰仲尼龜背

帝王世紀曰簡翟浴玄邱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
白虎通曰傳稱周公背僂是謂強後成就周道輔相幼
王

又孫卿子曰周公偃背不伸也

博物志曰宋有田夫自曝背於日其妻曰負日之暄今
獻必蒙重賞田夫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芹子獻之鄉豪

常苦於口笑而棄之

論衡曰書言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瘡不愈此虛也桓公設庭燎夜坐以致賢士豈反以白日負婦人於背乎

幽明錄曰王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子敬亡撫心悲惋都不一聲背即潰裂

脊

說文曰脊背胎也

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總上下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

宋均曰結即吉也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龜脊

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不辜後三年王田於圃田
車徒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車衣朱衣朱冠弓矢射王車
上中心折脊王殪車中伏轍而死

脅

說文曰駢并脅也膀兩脅旁也從肉勹聲

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脇

釋名曰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極於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寸

又曰顛頊駢幹上法月叅集成紀以理陰陽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公羊傳曰齊公子彭生送魯莊公拉脇而殺之也

史記曰范睢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睢從齊王聞

睢辦賜金及牛湏賈以為睢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大怒使人笞擊睢折脇摺齒佯死棄於廁

吳志曰曹仁攻圍甘寧周瑜救寧圍解乃渡屯北岸剋期大戰瑜跨馬畧陣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瘡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輿按行激揚吏士仁遂退

晉書曰周顛在中朝時能飲一石及過江雖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顛亦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顛

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出焉

王充論衡曰張儀駢脇卒相秦魏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脅

肋

釋名曰肋勒也檢肋五藏也

廣雅曰幹謂之肋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歐之伶顧而笑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臍

說文曰臍肚臍也

釋名曰臍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春秋元命苞曰臍者下流並會合為臍腹

宋均曰臍中也四方並湊

也者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過鄧鄧祁侯享之三甥曰亡鄧國

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

若齧腹臍喻不可及

後漢書曰董卓既誅乃尸於市天時始熱卓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漢晉陽秋曰齊王冏之方盛也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臍罷便去耳有識者聞而惡其言

南燕錄曰慕容德其母夢日入臍中晝夜而生德莊子曰支離疏頤於臍

笑林曰趙伯翁肥大夏日醉卧孫兒緣其肚上戲因以李八九枚内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内李子也

腰

說文曰腰身中也

釋名曰腰約也在體之中約繼而小也

春秋元命苞曰晉而上者為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為陰豐厚地之重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

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梁冀妻能作折腰步

晉書陶潛傳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

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羨請之豐來辭不遜左右以刀環築腰死

南史曰羊侃有妓張淨婉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孫荆

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地上簪

二石偽事曰石虎攻中山得鄭畧之妹為妻至相敬待無兒鄭復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卒病死鄭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床於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坐無預卿崔便去未至坐虎于後射之中腰而覆

墨子曰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

後帶扶牆然後起

韓子曰楚靈王好細腰國有餓死人

尸子曰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

西京雜記曰趙后體腰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不能及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十三

髀股

脰

膝

脛

腓脛

足

踝

髀股

說文曰髀股外也

又曰股髀也

釋名曰髀卑也在下稱也股固也為強固也

易說卦曰巽為股

春秋元命苞曰髀之為言跂也陰二故人兩髀

尚書皋陶謨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左傳僖中曰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公既成列楚人未

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又襄四年曰齊侯襲莒門于且于

且于莒邑

傷股而退

又襄二十五年曰崔杼之亂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

又哀下曰衛石圃攻公公踰北方而墜折股

戰國策曰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漢書曰高祖股上有七十二黑子

又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早掃齊舍人門因得自進及灌嬰責其勸齊王反狀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然後救火乎因退股戰不能言嬰曰人謂勃勇庸妄人耳何能為乎

東觀漢記曰耿弇擊張步于東城飛矢中弇股以手中刀截之軍中無知者

魏志曰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使張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闕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逐之蜀軍乘

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髀股

江表傳曰孫策攻苻融為流矢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

九州春秋曰劉備奔荊州劉表甚敬禮之備作上客數年嘗於坐中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問備備曰昔年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生肉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立是以悲耳

晉中興書曰王恭敗單馬奔曲阿不堪久騎兩髀生瘡

不能復去曲阿人殷確以舡載之為胡浦尉所得

三國典畧曰後周盧昌期祖英伯反宇文神舉討平之神舉以英伯壯節欲令寬赦軍人已割其髀肉如鴉卵矣英伯顏色不變遂遣誅之

唐書曰李勣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勣表稱其武藝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

典略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渡遼將軍皇甫規去官歸

安定有人前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官歸書刺從規
規卧不迎使之入既坐問啖鴈美乎又以其刺刮髀聞
符至大禮之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張美人年色壯艷出家為道呂
隆逼之張投門樓雙股頓折誦經顏色自若俄而死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引畫丁侯射
之丁侯病遣使請尚父乃以十干日去別箭丁侯病乃
愈四夷聞皆懼越裳氏獻白鳥也

山海經曰長股國為人常被髮一曰長脚

范注方曰青龍中司徒吏顏奮女苦風一脾偏枯農犢
民為穿地作坑取雞矢荆葉燃之合煙內脰坑中視虫
出長尺頭尾赤病愈

醫

廣雅曰醫謂之睢亦謂睪

釋名曰醫選也高厚有殿選也

周易困卦初六曰醫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

又姤卦曰醫無膚其行次且

國語曰晉成公之生其母夢神規其醫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名之黑醫

膝

釋名曰膝申也可屈申也膝頭曰膊膊圓也因形圓而名之

禮記檀弓下曰穆公問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史記曰衛鞅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文帝將乘馬馬惡衣香嚙帝膝帝大怒即使殺之

又曰諸葛亮後出岐山詔張郃督諸將至木門與亮軍

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又曰蘇則與董昭俱為侍中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
曰蘇則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常輿車上殿

魏畧曰初袁熙納甄后熙出行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
城破袁紹妻及后坐堂上文帝入紹舍后怖以頭伏姑
膝上文帝謂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
就視顏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遂為迎之

又曰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三國典畧曰王僧辯平侯景或謂僧辯曰朝士來者孰當先至僧辯曰其周弘正乎俄而弘正與弟弘讓自投迎軍僧辯甚喜謂之曰公可坐膝上弘正對曰可謂如諸膝也老夫何足當之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間居三月復往
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

列女傳曰桀日夜與妹嬉及宮人飲酒常置妹嬉於膝
上聽用其言

黃帝素問曰膝者筋之府

脛

說文曰脛胫也

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

尚書泰誓曰商王受斲朝涉之脛

孔安國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

斲視之

論語憲問耻曰原壤夷俟孔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
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後漢書曰馬援擊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東觀漢記曰淳于恭養兄宗孤而教誨學問時不如意
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
魏畧曰北丁零有馬脛國聲似鴈鶩從膝脛以下生馬

蹄走疾於馬

正部曰夏禹治水腓無脰脰無毛

山海經曰交脰國為人交脰

郭璞注曰脚脰曲相交所謂交趾也

有赤脰

民赤水之東有長脰之國

腓脰

說文曰腓脰也

易艮卦曰六二艮其腓

又咸卦六二曰咸其腓凶居則吉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隴西太守擊羗中矢貫腓脹上聞
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

山海經曰無醫之國為人無醫

韓子曰晉平公與亥唐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
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可伸

足

爾雅曰趾足也

說文曰足在下也

釋名曰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易說卦曰震為足

尚書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禮記玉藻曰足容重

又祭義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

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
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

左傳莊公曰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則強鉏君子謂
強鉏不能衛其足

又莊公八年曰齊亂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
之足於戶下遂弑之

又成下曰齊則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

能衛其足

又昭二年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媼始生孟縶
孟縶之足不能良行

又哀下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
怒曰必斷而足

穀梁傳定公曰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
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齊偽詐多變願為假王漢王大怒

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漢書曰漢王項羽相臨廣武之間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張湯所愛史魯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

又曰昭帝立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單于置酒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

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喻之言可歸漢

後漢書曰李固足下有龜文

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癢不復行積十餘年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荊州杜弢音韜將王真遙語真橫脚

馬上侃說曰杜弢為益州刺史盜用庫金父死不奔喪君本佳人何隨之天下無白頭賊也真聞下其脚辭又順侃知其意使降人喻真真乞得先信乃截髮為信蜀

賦糧盡真既降而走

晉書曰陶潛無履江州刺史王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座伸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病向來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

三十國春秋曰王濟嘗與武帝恭濟伸脚在局下因問皓曰聞君生剥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禮於其君者則剥之武子大慙遽縮脚

晉陽秋曰周顛既遇害王彬哭之甚哀敦怒曰周伯仁凡人遇汝何為如此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蹇諤亦無所阿黨且加之極刑何痛如之左右見敦盛怒竊勸跪謝彬曰脚痛不能跪拜敦復曰脚痛孰與頸痛咸為失色

續晉陽秋曰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苻堅滅樊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得

士一人半耳

三國典畧曰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狀如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如其不勝瘤則低下及奔敗瘤陷肉中

唐書曰工部尚書賈直言父道冲以伎術待詔翰林因言事獲罪於代宗皇帝詔逐之賜酖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躄

家語曰南宮縚音縚見孔子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

影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韓子曰楚和氏得玉璞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剛其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又奉獻之玉人相之曰石也剛其右足成王即位和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理之得寶焉名曰和氏璧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之為人
也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使為樂正

又曰晉平公與亥唐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
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
子欲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
坐吾無以養之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鬪五日白虎闕前
溝中血沒足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接日足清則漬之以水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愁心苦志懸胆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帝王世紀曰大禹右足文履已字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有八卦

穆天子傳曰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且具牛馬之漣以洗天子之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為人一手反膝曲足一曰留利之國

人足反折跛踵國其為兩足皆大

郭璞注曰其人
行足跟不着地

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王子之語高
於太山夜寐書居不安不遠道願一言王子曰吾聞太
師將來吾心甚喜既以見君子喜而又懼吾甚年少見
子而懾盡忘吾度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
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跣是以數也王子曰請
入坐遂席弦琴師曠歌無射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足蹈二五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樂書家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傷其左足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曰何故傷吾左足仍以杖擊王左足王覺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王子年拾遺錄曰周昭王夢羽人遺藥以之塗足則飛上天萬里之外

蕭廣濟孝子傳曰五郡孝子者中山常山魏郡鉅鹿趙國人也少去鄉里孤無父母相隨于衛國因結兄弟長

元重次仲重次叔重次季重次稚重朝夕相事財三千萬于空城見一老姥兄弟下車再拜曰願為母母許焉積二十四年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仰天歎願使我母語即便得語謂五子曰吾太原董陽猛女嫁同縣張文賢死亡我男兒名焉遺七歲值亂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黑識語未竟而卒五子送喪會朝歌長晨出亡其記囊疑五子所竊收得三重詣河內告枉具言始末太守號哭曰生不識父與母相失痛不自聊知近為五

子所養馳使放三重

會稽典錄曰黃昌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婦寧于家遇賊遂流轉入蜀為民妻其子犯法乃詣昌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余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于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曰左足心有黑子常言當為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妻

楚辭卜居曰漁父鼓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踝

釋名曰踝跖踝踊也亦因其形踝踝也足後曰跟在下旁着地踵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

史記曰蘇秦握錐自厲流血至踝

英雄記曰向詡坐板牀有兩踝處入板中三寸許

陸機別傳曰孟玖欺神都王穎曰陸機司馬孫承備知機情可考驗也穎於是收承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

皆脫出終不誣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一十四

毛

髮

鬚

髻

毛

釋名曰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覆冒也

左傳僖中曰君子不禽二毛

二毛頭
有二色

又襄五曰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
妾取以八名之曰棄長而美

漢書曰宣帝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

師古曰遍身
及足下有毛

列子曰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一毛以濟一世為之乎
楊子曰世故非一毛所濟出以語孟孫孟孫曰積一毛
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故萬分之一物奈何
輕之

山海經曰毛民為人身生毛

郭璞注曰臨海東南海中
有毛人晉永嘉四年得之

也

列仙傳曰偓佺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

又曰毛女字玉名姜在華陰山世又見之體生毛所止
巖中恒有鼓琴聲自稱秦皇時宮人也

神仙傳曰劉根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冬夏不衣身毛
長三尺

神異經曰八荒中有毛人長七八尺身形頭上皆毛毛

如獼猴長尺餘見人則口開吐舌名髯公一名髯猥
尋陽記曰桓稜遣人尋廬山下嶺見毛人長大體悉毛
語不可解山居道士亦時見此

臨海異物志曰毛人洲王張與毛長短如熊周綽得毛
人送詣秣陵

髮

釋名曰髮拔也拔擢而出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易說卦曰巽其於人也為寡髮

毛詩鄘柏舟曰鬢髮如雲不屑髻也

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

又魚藻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其性

情密緻操行正直髮之本末無隆殺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

如蠆

蠆螿虫也尾赤棰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也

又采芣曰終朝采芣不盈一朶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局卷

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令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左傳僖中曰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又昭元年曰齊侯田于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癸慶封之黨種種短也放之于境自言衰老不能復為之

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又昭七年曰昔有仍氏生女黥黑

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

而甚美

光可鑑

髮膚光色可以照人

名曰元妻

以髮黑故

又哀上曰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陳子行命其徒具哈玉

哈玉亦示必死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約吳髮短

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又哀上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

以為飾豈禮也哉

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灾害非以為禮也

又哀下曰初衛侯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鬢

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

論語憲問曰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為奴

又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
辯賜金及牛須賈以為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
魏齊大怒使笞擊范雎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弗知
使須賈於秦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續賈之
罪未足也

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藺相如使秦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穿冠

又曰衛皇后字子夫與武帝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髮鬢悅之因立為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使乃還髮鬢盡白

又王莽傳曰更始元年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

安乃染其髮鬢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而顧曰
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
失天下是子也為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之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
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鄧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何弄人髮乎

又曰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光字伯明為兗州母亡後歸視
牀處得亡母亂髮光持悲號氣絕復續

又曰獻帝幸弘農郭汜虜畧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斷
取之

又曰曹操逼獻帝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郝慮副勒兵
入宮收后閉戶蔽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
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

在何時

魏志曰曹仁討雲長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軍沒禁遂降吳文帝踐祚權遣還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拜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謁高陵帝預於陵屋圖禁降伏之狀禁慙恚發疾薨

魏畧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夫人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

故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吳志曰留贊為將臨敵必被髮叫天自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戰無不捷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吏鄱陽孝廉與親人過侃宿母截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賢母不生此子也

又曰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上問故對曰松

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凋

又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
中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故中牟令蘇韶字孝先咸寧初亡諸子迎喪至襄
城弟九子節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曰卿犯鹵簿應
髡刑節俛受剔覺循見頭髮視截如大指大後又夢見
韶截之節素美髮五截而盡

沈約宋書曰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

至平西記室叅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
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
解久星星行復出

北齊書曰王琳字子衡山陰人也琳體貌閑雅髮垂委
地

齊書曰徐寅嘗有罪繫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
故曰臣思憊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唐書曰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髮與身齊

又曰龜茲國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新羅國其婦人髮繞頭以綵為飾髮甚長美

家語曰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髮早白

韓子曰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

又曰昔齊桓宮中有三市婦唱三百被髮而御婦人

淮南子曰萬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呂氏春秋曰殷湯尅夏而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

其髮自以為犧牲祈福於上帝

山海經曰脩般民白民其人被髮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過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置地

許達別傳曰薊子訓齊人有神術人髮白者請子訓但與對坐共語宿昔間髮皆黑

樊英別傳曰英被髮忽拔刀斫舍中妻問故曰邽生道
遇鈔邽生還云道遇賊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邽生名巡
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傳英業

黃庭經曰髮神名蒼華

列仙傳曰容成公黃帝善補導事髮白更黑甯先生稷
邱君髮白更黑甯先生被髮鼓琴赤斧餌丹砂毛髮皆赤
阮邱被髮覆耳成璜道士兒邱與老子黃庭經讀三遍
通之俱入浮陽山白髮更黑髮長二尺餘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
髮皓白身人形而虎尾與一玉女更投壺

又曰西方有人焉不飲不食被髮東走已往復來其婦
恒追擊錄之不肯聽止婦頭亦被名曰狂一名顛一名
覆此人夫妻與天地俱生狂走東西以投晝夜

異苑曰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喉中
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鈎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
形似蛇而悉是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唯髮在焉

列女傳曰吳伯陽妻顧昭君早寡剪髮以明志

又曰樂羊學書其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

又曰廣漢馮季宰妻者李氏之女名珥字進早寡無嗣
奉養繼姑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母愍其孤苦陰有所
許珥斷髮自明鄉人稱之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
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
使者梓棺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棺其

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公乘會妻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
後欲問者女乃斷髮割耳以明不嫁

車頻秦書曰符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獻美女國在比
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林邑國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郡守貪殘縛婦女割
頭取髮由是叛亂不復賓伏

廣志曰黃頭夷髮黃如苔筓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漫起鬱勃萬數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頭髮當與水齊晉軍至髮不復出唯見水黑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為賊所徙至此而沒

譚數曰後魏盧景裕生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曰白頭

王子年拾遺錄曰帝嘗高辛氏娶於馭氏女女生而髮與足齊陸地能言乃納於帝

又曰張儀蘇秦二人共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工寫書行
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服裏還更
以竹寫之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
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
拔怒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
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臯之故子觀橘柚一
皜一曄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

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閭闔藹藹紫廬弱冠求仕童髻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辯慧見稱不以綠髮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鬚而見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

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鬢

說文曰鬢頰髮也

釋名曰其上連髮曰鬢鬢賓也賓崖也為面額之崖岸也

晉書曰魏造凌雲殿榜未題匠誤定之使韋仲將縣橙

書之比訖鬢髮盡白還戒子孫宜絕此法

神仙傳曰薊子訓鄉曲諸老鬢髮白者使宿昔之間皆
黑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
來陳尚衣陳巧笑瓊樹始制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
故曰蟬鬢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半寸

吳質表曰質已四十三矣白髮生鬢

神相書曰雙眉插鬢上壽相也

髻

說文曰髻結髮也

漢書曰尉他髻髻

服虔注曰令兵椎頭結也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墜馬髻者側在一邊自梁冀家所為京師皆效天戒若曰冀婦女將收捕吏卒頓令曳髻傾邪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

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

又曰馬廖上表長樂宮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

高一尺

王隱晉書曰賈后作頡子髻太子見頡子象

干寶晉紀曰初賈后

造首紒以繒縛其髻天下化之名頡子紒也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結髻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纈子髻始自中宮天下翕然化之及其末年有愍懷之事

唐書曰田悅既敗謂其下曰吾不能自剄公當斬吾首以取功勲衆皆憐之曰死生以之悅曰吾雖死寧忘厚意於城下乎乃自割一髻以為要誓於是將士各斷其髮結為兄弟誓同生死

唐書曰中天竺國人皆為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拳

世說曰王曇孫年十四便歌謝公召至曇孫作兩丸髻
梁冀別傳曰冀未誅時婦人作不聊生髻

神仙傳曰麻姑至蔡經家是好女子年十八許作髻餘

髮散垂之至腰

枚乘梁苑園賦曰若乃採桑之婦連袖方路靡陀長髻
便娟數顧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一十五

髭

鬚髯

睫

鬮髻

髭

釋名曰口上曰髭髭姿也為姿容之美也

說文曰髡口上鬚也

左傳昭六年曰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髡王亦克能備其職至於靈王生而有髡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蒯賁亂子羔滅髡鬢衣婦人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

鬚髣

釋名曰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

取須體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髮精散為鬚髯

左傳宣二年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

植將主也

城者謳曰

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于思多髯之貌

左傳昭二年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

左傳昭四年曰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

餘皇

餘皇舟名

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

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

藉衆之力以取舟也

使長鬣者

三人

長鬣者多髯與吳異形狀詐為楚人也

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

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亂吳人大

敗之取餘皇以歸

言光有謀也

史記曰秦太后拔嫪毐鬚眉為宦者

又曰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二寸白晳䟽眉目美鬚

又曰朱博為瑯琊太守曹掾吏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曰故事二千石新到遣致意乃敢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又王莽傳曰莽聞漢兵起愈恐欲外示自安染其鬚髮進天下所徵淑女備嬪御

東觀漢記曰吳良為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合以良為義郎

後漢書曰岑彭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
上邽帝留蓋延取奔圍之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
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即平隴復望蜀每
一發兵頭鬚為白

又曰溫序拜謁者遷護春校尉序行郡至襄武為隗囂
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慮同力天下可
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撻殺人宇曰此義士死節可
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逼殺無

令鬚汚土遂伏劍死

續漢書曰司馬直字叔異潔白美鬚髯容貌儼然鄉閭奉之如神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常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聞鬚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傳選植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聲姿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

士瞻望而太祖亦嚴憚焉後有白琰怨謗者罰為徒隸使視之辭色無撓太祖命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忽遂賜死

又曰任城王章為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祖喜將章鬚曰黃鬚兒定大奇

魏畧曰劉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來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

又曰任城王性剛勇而黃鬚北伐烏丸王聞之曰我黃鬚定可使玄德使劉封挑戰王罵曰賣履舍長而使假子拒汝公乎黃鬚來擊之

吳錄曰朱桓還屯濡湏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復恨權憑几前朱桓進將鬚曰臣今日真謂將虎鬚也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也

蜀志曰張裕為劉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
昔吾家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
諸毛繞涿居乎裕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
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路乃署曰潞涿君先
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也先主常銜其不遜後誅之

又曰馬超來降雲長護前書問諸葛亮亮荅曰孟超當
與翼德爭先未若髯翁之絕倫雲長多髯鬚故亮謂之髯
晉書曰羊祐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

淚霑鬚皆為冰馬

鄧粲晉紀曰潁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饒鬚乃以嗣內羊闌中始興太守尹虞聞大怒手劔

功曹

虞字王卿長沙人也

又曰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髮

又曰張華多鬚常以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

又曰桓溫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

稜鬚似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晉中興書曰冉閔殺石鑿及辛胡數萬人于時人有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曹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污吾鬚

又曰劉元海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二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又前錄曰符堅每日自王丞相夢後鬚髮中白

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不從主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

南史曰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三國典畧曰齊許惇長鬚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鬚公文宣嘗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不敢復長人號為齊髯公

又曰侯景使宋子仙等執梁湘東王世子方諸及中撫軍長史鮑泉司馬虞預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百姓奔

告方諸以五色雜絲編鮑泉白鬚對之雙六弗之信也
告者既衆方命闔門縣門未下子仙已入方諸等膜拜
而鮑泉遁于牀下子仙窺見泉素鬚間絲疑愕憚之及
其被執莫不驚笑

又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也以清卞每接梁
客徐陵謂其徒曰江北唯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髯人
謂天闔崔謏嘗翫庶曰教弟種鬚取錐刺而為竅以馬
尾插之世說諸崔多惡疾以呼泄為墓田故庶荅之曰

先以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邢邵笑謂諶曰
卿不諳李庶何故犯之

又曰周太子贇有失德柱國王軌因內宴上壽將武帝
鬚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

唐書曰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房
元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
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
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尺六寸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伊尹蓬頭而髯

孫卿子曰傳說之狀禿無鬚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歸到東門外遇柳下季曰數旦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吾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曰子高曰臣見臨屠商馬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幼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君指而言曰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子思荅曰非所願也但欲君修禮義富百姓使伋得寄孥於君之境內則其庸多矣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有古彊者自言四千歲敢為虛言云見堯為人長大美鬚髮

風俗通曰不舉生鬚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鬚鬚今生而有人防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王生而有鬚王甚聖神亦克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

世說曰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躓毓會語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盛飾共載從東

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羶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又曰却超為桓溫記室叅軍有奇才多髭髯荊州為之稱髯叅軍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俗說曰有人詣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

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鬚故云爾

廣陵列士傳曰劉瑜字季節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為長鬚方正

列仙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娶婦家未見禮異婦出謁客鬚髯蔚然其家謝之次卿舉手向婦鬚髯即去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叅軍周稚琰封蠶蛾載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蠶蛾及毛蠹稚琰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睫

說文曰睫映目旁毛也

釋名曰睫接也垂於匡而相接也

漢書曰袁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字元達年十三母病二月昱慘感消瘦眼不交睫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却雍者能察盜於眉睫之間而得

其情晉使視盜千百無遺趙文子曰周諺有言見淵中魚不祥却雍必死俄而羣盜殺之

裴元新語曰尹氏之鏡數睫照形蒸食曾不如三錢竹
簞

鬪體

說文曰鬪體頭也

廣雅曰鬪體謂之顛顛也

魏畧曰王忠先因饑噉人五官將戲因從駕出行過冢

間無何命俳取道邊死人髑髏繫着忠馬戲笑

莊子曰列子行食於道見百歲髑髏塞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也

又曰莊子之于楚見空髑髏翫然有形擊之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凍餒之患而為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人也諸子

所言皆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泛
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
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腠膚反子父母妻子閭
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贖蹙額曰吾安能弃南面王
樂而復為人之勞乎

南州異物志曰烏澁人得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盛宏之荊州記曰長沙浦圻縣有呂蒙冢中有髑髏極

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裴淵之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逸者數千而已循除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為共冢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高榮為高平戍邏主時曹嶷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千餘丈樹巔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疑賊上人皆怕懼並嚴出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

來灑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往視山中
無燃火處惟有髑髏百頭布散山中

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顧
見髑髏委於路旁下據朽壤上負玄霜平子悵然而問
之子將并糧推命以天逝乎奔喪此土流遷來乎為是
上智為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
能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
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

冬水之凝春冰之消况我已化與道逍遙與陰陽同其
流元氣全其朴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雷電為鼓扇
日月為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四